

震后十年看陇南：山水不再阻隔，小康不再遥远

新华社兰州5月12日电(记者任卫东、屠国玺、成欣)汶川特大地震已过十年。这场地震波及甘肃多地，甘肃成为仅次于四川的重灾区，其中，毗邻四川的甘肃省陇南市9个县区中7个成了重灾区，337人遇难，百万间住宅倒塌。

地震十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再访陇南。十年前，这里山大沟深、道路难行，救灾和重建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但这十年，陇南灾区干部群众默默奋斗，中央、甘肃全省、广东深圳等地多方支援，让地处大山深处的陇南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发展实现跨越。

兰渝铁路百年梦圆，成县机场银鹰飞天，千年蜀道不再艰险。现在的陇南，不再被山水阻隔，封闭发展的思维也被不断打破，脱贫攻坚进程加快，全面小康不再遥远……

山水不再阻隔
千年蜀道不再艰险

“5·12”地震一旦发生，新华社记者紧急赶往陇南灾区，但当时交通难行，相隔不到百余公里的县区间往往要花费数小时车程，而多个村庄更是道路中断，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时任陇南市武都区五库乡党委书记的寇正德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地震后乡里通信断了3天，路也断了。为了去区上报灾，乡里两个年轻的干部骑着摩托车出发，边走边骑行边拍，用20个小时才走完不到80公里的路程，见到区委书记时，两个小伙子已是两个“土人”。

其实也不仅仅是受灾所致，长期以来，陇南境内无高速公路、无铁路、无机场，国道主干线公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陇南境内山岭与河谷错落相接，层层叠叠的山岭犹如屏障，将这里与外界隔绝开来。

灾后重建过程中，陇南市几乎成了一个交通会战。兰渝铁路、武罐高速、成武高速、十天高速陇南段和成县机场等重大交通项目相继在陇南境内建成，影响陇南发展的交通制约正在被消除，山水不再是阻隔。西狭、青泥岭、阴平道、祁山道，这些在陇南留存的古蜀道的遗迹和地名，已经由行路难的证据变成了一个可以便利到达的旅游景点。

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两个年轻人走过的那段路程，一半变成了高速，一半是宽阔的国道，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便可到达。陇南市副市长漆文忠介绍，在灾后重建中，陇南全市11条国道干线恢复重建1110公里，干线公路均达到山岭重丘二级标准，陇南交通条件发生历史巨变。

住房条件嬗变 城乡面貌换新颜

十年后，记者再次见到陇南市武都区感恩村村民李石得，在他家三层小楼房的一楼客厅里与他对话十年经历。

感恩村原名高坪村，位于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大地震将全村彻底摧毁，300多人的小村庄里，1人遇难7人受伤。十年前的那天下午，山上先是下起了“鸡刨般”的碎石，紧接着大石块像炸开一样倾泻而下，李石得家刚修好一年零四天的房子瞬间倒塌。那一年，李石得51岁，那套新房子花了他家多年收入，当时村里还不通公路，建房的材料也是全靠自己背上来的，准备材料就花了4年时间。“那一刻对我打击太大了，不知道何时再能有房子住。”

重建，比他预期更早来临。重建在震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开始。“解放军帮我们开挖地基，政府给每户补贴两万元，红十字会捐助两万元，还申请了三万元的无息贷款。”当年入冬前，李石得一家就住进了新房。

说起震后十年之变，李石得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现在搬下山了，孙女上学更方便，距离学校半里路不到，走路5分钟就到了。”李石得家里有4亩多地，种了300多棵大花椒树，一年能卖将近4万元，再加上儿子在外打工的工钱，每年都有六七万元的收入。“房子修好的第二年，儿子还娶了个镇上的媳妇。”李石得笑着说，“放在原来想都不敢想。”

马街镇干部符忠海目睹了感恩村这十年的变化，他说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小康村”。“村民都建起了三层小洋楼，71户人家有20多户都在城里买了房，80%的家庭都有小汽车，大部分村民的孩子都在城里上学……”这只是陇南通过灾后重建，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发生嬗变的一个缩影。汶川地震后，党中央决定由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包括陇南市武都区、文县、康县在内的甘肃重灾区，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据统计，陇南全市农村村民中，重建住房22.8万户，维修加固住房18.6万户，累计投资167.9亿元，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地震前全市农村村民建房资金的总和还要多。现在陇南城乡，一栋栋崭新的居民楼、一所所现代化的学校和医院，一个个新村，和地震当年残破萧瑟相比已天翻地覆，旧貌换新颜。

打破封闭发展 全面小康不再遥远

兀立的危峰，锁住了大山里陇南的发展脚步。守着丰裕的物产，却难逃“富饶的贫困”，这是世代陇南人难解的愁肠。地震后，社会各界的援建和接踵而来的外界信息，不断打破过去陇南封闭发展的思维。这十年，陇南市多个特色产业在灾后重建中培育壮大，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法宝。

武都区的气候、土壤等与地中海沿岸极其相似，夏季炎热少雨、冬季温和湿润，坡地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武都区在过去十年里不断扩大油橄榄种植面积，现在已经是我国油橄榄种植的最主要产区，许多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武都区油橄榄办主任马鹏飞说，截至2017年底，全国油橄榄种植总面积达90万亩，其中武都区就占了45万亩，涉及22个乡镇、4.5万户21万人。通过油橄榄产业，159个村如期实现了脱贫。陇南是全国花椒、油橄榄、核桃的主产区之一。互联网的应用让陇南大山里的特产渐渐被外界熟知，开始源源不断地走出大山。2015年陇南市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地区，商务部也将陇南列为“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陇南市诞生了西北首个淘宝网市级地方馆，西部首家电子商务教学培训全日制学校。陇南正从过去的封闭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全民皆电商”的“时髦”之地。

现如今，经历过地震灾后重建的陇南正呈现加速奔小康的势头。陇南的大山正在被打开，山水不再阻隔，脱贫攻坚进程加快，发展正在实现跨越。

十年磨砺，铸成随时能“战”的救援尖兵

队伍更强 装备更精：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日益完善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叶昊鸣、齐中熙、张海磊)十年前的5月12日，一场大地震，撕开了中国西南角的一道伤口，也震痛了国人的内心。这场地震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对我们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的5月12日作为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既表达了对地震遇难者的哀思与纪念，也顺应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

十年上下求索，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日益完善，防灾减灾“剑”“盾”磨砺得日益坚实，党和人民的“守夜人”整装待发。

充实队伍，完善装备，铸造快速直抵灾区的“先锋”

2017年8月8日晚，一场里氏7.0级的地震发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震后30分钟内，成都市消防“飞豹”救援队集结完毕，连夜兼程12小时来到九寨沟县大录乡受灾较为严重的亚录寨侦察受灾情况并参与救援，成为成都市消防第一支到达震区的队伍。

这样一支行动迅速、反应灵敏的救援队，是四川省消防应急救援22支重型型地震救援队中的一员，也是我国涵盖各省市县级3000余支地震救援队中的代表。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地震灾害应急救援体系，这一体系以解放军、武警部队为突击力量，以消防、安全生产、地震专业救援队为骨干力量，以企事业单位、社会基层救援队和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说。

有这样一份数据的对比：2008年，我国共有国家和26个省级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伍，总人数约4200人，其中国家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人数为222人；十年之后，我国已建成国家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1支，480人，省级地震救援队76支，12443人，市级地震救援队1000多支、10.6万人，县级地震救援队2100多支、13.4万人，地震救援志愿者队伍1.1万支、69.4万人。

变化的不仅仅只是人数，装备上的升级换代也是日新月异，并在历次地震救援中发挥了关键的“先锋”作用。

“当时我们手中的工具就只有铁锹和手镐，在小的封闭环境中救人时，更多只能靠手

湖南衡东：

抗洪抢险“水下奇兵”

新华社长沙5月12日电(记者白田田)今年进入汛期以来，湖南省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湘江一级支流洑水江面上涨，浊浪拍岸。位于衡东县的洑水甘溪水轮泵水电站，“驻扎”着一支鲜为人知的潜水队，11日晚，潜水队刚从救援现场回来没两天，又匆匆开赴外地参与抢险。对于潜水队长顾军军和队员们来说，一旦穿上潜水服、背起氧气瓶、戴着面罩潜入水中，他们便是一支抗洪抢险的“水下奇兵”。

甘溪水轮泵水电站潜水队成立于1975年，是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重点扶持的四支潜水队之一。目前，潜水队有10名队员，他们可以进行水下数十米的堵漏、打桩、电焊、电割等作业。去年夏天，湖南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8月的一天，衡东县新塘镇河堤出现险情，管涌孔越来越大，情况万分危急，潜水队员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顾军军回忆起那一幕，仍觉惊心动魄：4名队员潜入水中，搬运石头堵塞孔洞，再塞棉袄，最后塞煤渣和泥巴，前后耗时2个小时。“如果没有潜水员，很可能会溃堤。”顾军军说。

水下作业环境复杂，暗流险峻重重。已经退休的首任队长陈百鸣身经百战，也经历过生死时刻。他说，很可能下一秒钟，潜水员就

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救灾斗争的胜利。

灾后救援：应急力量“拧成一股绳”

据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记者杨三军、胡旭、张海磊)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0周年的日子，也是我国第10个防灾减灾日。

十年前，“5·12”汶川大地震突袭。10年间，四川又相继发生芦山地震、茂县山体高位垮塌、九寨沟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救灾斗争的胜利。

“5·12”汶川大地震，给灾区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方救援力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灾难突发，首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抢救人的生命。”曾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四川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指挥中心主任侯建明说，“与死神赛跑，快速、有序、高效是关键。”

救援体系 日益完善



我国已建成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1支、480人，省级地震救援队76支、12443人，市级地震救援队1000多支、10.6万人，县级地震救援队2100多支、13.4万人



我国救灾物资储备能确保自然灾害发生的12小时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



中央救灾物资储备第一时间可保障80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

挖。”当年参与“5·12”汶川地震救援的四川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指挥中心主任侯建明说。

在现代交通意义上，遭受地震重创的地区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吊车，没有挖掘机，大型救援机械工具的缺乏成为当时救援队伍最头痛的问题。在救援时，不少救援队员更多依靠铁锹、钢钎与血肉之躯，在废墟中进行搜救。

“现在的装备与之前相比要强了很多，无论是可以装载300多件救生器具的地震救援车，还是性能堪比国外悍马的猛士救援车，还有海事卫星电话、雷达生命探测仪、侦察无人直升机等，都是我们现在应急救援必备的装备。”成都市消防支队宣传科科长周才钧说。

加强后勤保障，完善物资储备，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12”汶川地震救援，是四川省宜宾市消防支队的李院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那时的场景对他来说依然历历在目。“渴了喝凉水，饿了啃方便面，困了倒地就睡。虽然前期做了准备，但还是存在不足。”

“5·12”汶川地震震坏了大多数公路，在汽运交通工具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四川省消防临时抽调400多名官兵组成后期保障突击队，在汶川县城口、映秀等灾区徒步进行接力背运，尽可能保障现场官兵的给养需要，虽然只有短短5公里路程，但每次往返都需要五六个小时。

人们意识到，灾区后勤保障能力是保障救援的关键力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四川省消防开始瞄准大规模、非常规灾害事故处置的需要，配备更先进的辅助装备；增加睡袋、风镜、口罩、医

疗箱、帐篷、炊具和生活保障车等野外长时间作战保障物资储备……在打造现代化战勤保障体系的道路上，四川省消防日趋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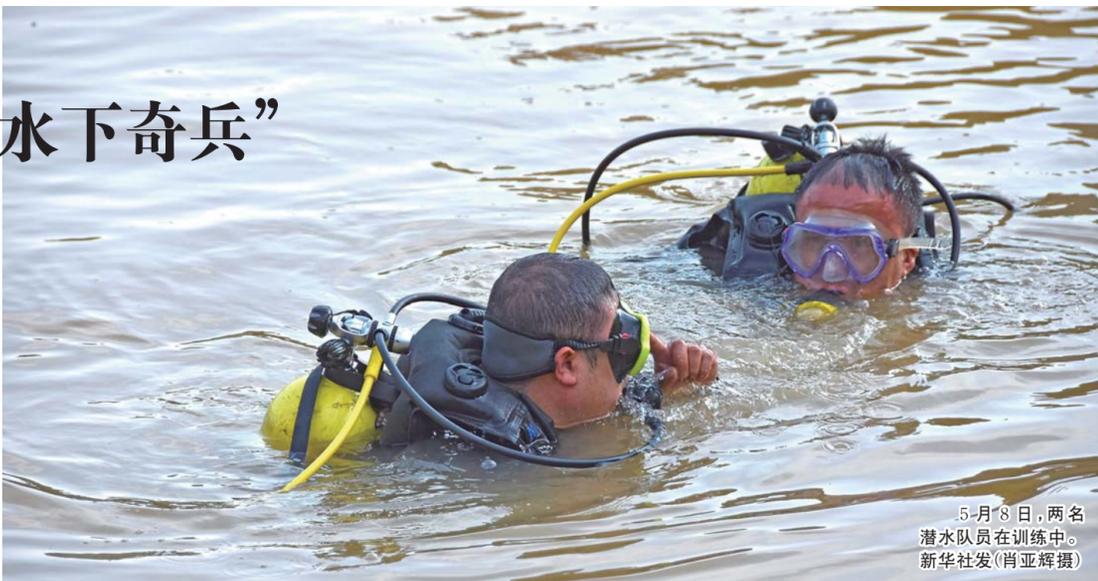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震后30分钟内，成都市消防支队提前准备好的蔬菜、水果和粮食，集结11辆携带工具、装备的战勤保障车辆，奔赴前线。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县发生地震后，四川省消防迅速调集18个支队131名战保人员、66辆战勤保障车辆，携带25顶帐篷、50余张行军床、200余床被褥和口罩、消毒液、药品等开赴前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样一支现代化的消防后勤保障队伍是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保障和储备体系不断健全的一个缩影。

“十年来，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取得较大成效，已建立起了从中央到省到市再到县的四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据国家减灾中心总工程师杨思全介绍，全国目前已建立起19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60个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和省级分库，240个地市级储备库和2000多个县级库的储备网络，确保自然灾害发生的12小时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能够得到初步救助。

而在物资储备方面，目前中央救灾物资储备有三大类17个品种，包括帐篷、棉大衣、棉被、睡袋、折叠床、折叠桌椅、简易厕所、场地照明设备、苫布、炉子和应急灯等生活类救灾物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共投入救灾物资采购资金近10亿元，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常年存储价值10亿元的中央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可保障80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



5月8日，两名潜水队员在训练中。新华社发(肖亚辉摄)

被水流吸进去出不来了。“但不管水多深，抢险救援难度多大，潜水员都得上。”

多位队员在水下作业时受过伤。陈百鸣有一次在抢修电站设施时，右手的一截无名指被砸断。队员张丹丹手腕上有一圈永久的红色伤痕，那是在水下灌注混凝土时被速凝

剂腐蚀而成的。潜水员还容易患上“减压病”，这是常见的职业病。从深水到水面，如果减压不当，或者身体机能较差，便会出现出血、浮肿等症状。

科技装备使潜水队的水下作业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过去，水面和水下通信只能用拉保

险绳的土办法，比如快速拉4下意味着遇到了紧急情况，类似于“发电报”。如今，水下摄像头、水下声呐、水下机器人等装备派上了用场。目前，除了抗洪抢险，潜水队员还参与市政管道疏通、落水人员救援打捞等工作，足迹遍及省内外，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震后十年，四川应对“大灾”的足迹

恢复重建：科学统筹灵活施策

汶川大地震后，面对规模空前、难度空前的“世界性重建难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启动对口支援机制、“一省帮一重灾区”的重大决策。援建省市纷纷提出把灾区作为自己的一个“特殊县”，着眼灾区的提升与发展，把规划作为科学重建的重要依据，“5+2”“白加黑”，与灾区干部群众携手奋战。震后三年，四川累计实施援建项目3668个，援建金额达784亿元，灾区住房条件和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2013年，四川芦山县发生“4·20”强烈地震。在总结汶川重建经验基础上，结合芦山地震实际，中央授权四川探索一条“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建新路。责任“催生”担当，地方主体责任凸显。一项项贴近实际的创新机制应运而生：出台农

房重建强制性设防标准；异地设立“飞地园区”；开展省内对口援建……

灾区群众的智慧也得到激发，房屋重建有群众代表组成的“自建委”；项目的效果评价有群众代表、人大代表等组成的“评议团”；重建完成后有“自管委”……三年后，四川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说，新机制在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等大灾的恢复重建中得到成功实践和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直通“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灾区的内生动力，重建工作方向准、措施活、统筹快、效率高。

恢复重建仅仅是一个新起点。住上新房子，还要让灾区群众过上好日子，全面小康的路上不掉队。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灾区振兴发展，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参与采写记者：杨迪、萧永航、董小红)